

生命中根一样的存在

谢侯之坚执地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，相信知识总会有用到的一天，为了求学，他从不放弃努力，从不放弃任何尝试的机会。

□ 撰稿 | 王 淼

椿树崮是陕北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村，村中只有九户人家，极端贫困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，九个北京知青来这里插队，他们像当地人一样，锄地，开荒，背背子，修梯田；同时也像当地人一样，经常处于半饥半饱之中，有时还会饿肚子。谢侯之即是这九个知青中的一员，他从初来咋到时的懵懂和笨拙，到与当地百姓融为一体，不分彼此，乃至在逆境中求生存，不仅学会了炒洋芋、做酸汤，爱上了喝烧酒、吃臊子面，而且在窑洞里用心苦读，不甘沉沦，努力与命运抗争，并最终获得了事业的成功。很多年之后，谢侯之开始以自己的文字追忆椿树崮的那些人，那些事，那些难忘的岁月，他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，书名就取作《椿树崮》。

这是一部读起来沉甸甸的作品，尽管每篇文章的篇幅都不算长，却自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，让人读后为之震撼和感动。谢侯之写人，主要涉及两类人物，一类是北京知青，另一类是陕北农民——他以前者的眼光注视后者，写陕北农民困苦艰难的人生，他们的质朴、善良与真诚，以及他们微贱如蚁的命运；他以后者的眼光注视前者，写北京知青的迷茫和挫折，挣扎与追求，他们每个人的祸福都暗合着时代的变迁。椿树崮的副队长姓郭，从榆林落户过来，家里穷，没开春就断顿了，干完活大家打火烤干粮，他躲到一边去拾柴，一整天都在挨饿，却能够空着肚子干一天重活。郭副队长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人有吃上就好。”这就是大山里哲人的语言，他们那么容易满足，也总是对生命充满了感恩之情。正像谢侯之所形容的那样：“再咋的苦情，咋的遭罪，都平静着，麻木着，并无嚎叫不甘，认下，受下，顺了死生，随了



《椿树崮》
谢侯之著
中华书局 2022年8月

命定。”

刚刚来到椿树崮时，谢侯之尚且无法适应这里贫瘠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劳动，他经常触景生情，悲从中来，感觉自己像被抛到了天涯的外面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谢侯之的心境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，尽管他坦承，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在山上想吃想得那么刻骨，把味道的记忆咀嚼得那么精致，有时甚至为了吃一顿饱饭而吃到肚子胀痛。但他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椿树崮人的善意与温情，乃至很多年后，他把在陕北插队的岁月，当作他生命中根一样的存在。曾经有一个时期，谢侯之在村里给娃娃们教书，他共有二十四名学生，每个年级都有，他不仅传授给他们知识，同时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。谢侯之得到娃娃们的信任和家长们敬重，他动情地写道：“乡里人尊着古，敬先生管教学生呢！外面可多少年没见过这事儿了，这叫人心热热的……而今在这贫穷的小山村儿里，遇上这敬读书，敬读书人，像是回到了古代。”

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谢侯之的个人生活总是与从不间断的刻苦自学分不开的。在那个书荒的年代，谢侯之通过知青之间的相互通报和交换等各种方式去获取书籍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能够到手的书籍。正是在那口简陋的窑洞里，他遇见了莱蒙托夫、雨果、巴尔扎克，读到过《浮士德》《红与黑》《当代英雄》……谢侯之坚执地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，相信知识总会有用到的一天，为了求学，他从不放弃努力，从不放弃任何尝试的机会。谢侯之以自己的成功告诉我们，人的一生会有很多经历，也会有很多可能，关键在于你是否有足够的耐心，是否时刻做好准备。📖

书讯

《魔法四万年》

魔法、宗教、科学的三重螺旋构建了人类文明，其间隐藏着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模式。在宗教中，人类与一或多位主宰世界的神祇建立关系。科学试图建立一种与世界的远距离关系，最终使我们能以抽象的术语来观察和理解世界。魔法则强调我们与其他生物、大地和天空之间有着亲缘关系。通过魔法，我们能够与世界建立深度参与关系，其核心也包含一系列的道德关切。我们需要考察魔法、宗教、科学之间的缠结关系，以便获得一种新的全球史视野。